

春到人间灯如花

郑长春

过了初一巴着十五，人们欢天喜地闹新春，也只有到了元宵节这天，吃了汤圆，看了彩灯，再风风火火放几个金光四射的烟花，闹腾一夜，才能心满意足。过节图的就是热闹，于是正月十五闹元宵便成了春节高潮与圆满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正月是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把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称之为“元宵节”，也叫“上元节”。因晚上家家户户张灯、玩灯，故又称“灯节”。《隋书》《东京梦华录》《红楼梦》中对此多有描写。

古人过节，非常讲究，主要是祭祀和团聚，是非常隆重和神圣的事情，不像现在过节，娱乐和世俗的成分太多，张灯结彩与灯红酒绿演化成一种消耗性的展览方式，与感官享乐融为一体。这是真实而高档的热闹，也是随意而浮华的狂欢。白天，扭秧歌、舞狮子、耍长龙、踩高跷、跑旱船、莺歌燕舞、锣鼓喧天；晚上，吃汤圆、看花灯、放烟花、猜灯谜、听说唱、火树银花，流光溢彩。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都市成了一个沸腾的大舞台，吸引八方游人，荟萃着各类民间艺术轮流上演。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村女，沸笙星歌赛社神；不展芳樽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那时农村没有电视，能够在春节看一场烟花是很多孩子最大的梦想。所以，每到正月十五这天，我就盼着天黑，恨不能早点飞到放烟花的地方。晚上，一轮明月高挂天心，城乡到处灯火通明，宛若白昼。有钱人家总会在院子的大门外挂上两个大红灯笼，然后在堂屋门两边再挂两个小灯笼，风一吹，忽闪忽闪，很好看。一些有心人，还会在自己宅院内外点些小灯笼，甚至在神台上、窗子前、厕所里、水井边，都点些灯，当满院灯火与天上皓月交相辉

映，乡野漫透的黑暗和寒冷，便会被无限的温暖和诗意所渲染。

没事的时候，我总会想，岁月如此多艰，先辈们为何一直乐此不疲地延续着“灯节”的传统？原来他们早已与灯火相依为命，心中有灯，灯下有路，彼此温暖，生生不息啊！

吃过汤圆，家庭条件好的孩子便会拿着大人们从街上买的或自己做的小灯笼，在门外呼唤朋友一起出去玩。那些没钱的孩子则会三五成群，偷偷拿着母亲锅灶上用旧的刷子，跑到屋里蘸上煤油，用一个绳子拴着，点然后一路呼叫着到野外耍出花样，俗称“揉刷子骨朵”。大家站在野外的风中，互相比拼，或用甩成一个火圈，或交叉抛出一个光环，景象十分壮观，传说这样能驱邪、避晦气。

这天晚上，站在老家的土堆上四处眺望，县城的方向一片明光。村上那些年轻人都早早吃过晚饭，像看乡村电影一样相约而去。路上人很多，甚至十几公里以外的人，都开着小四轮拖拉机或骑自行车去看热闹。当然，更少不了那些离家近的人，只要能去的，全都去，只留留在家看门。我曾跟着父母到县城去过几次，坐在自行车前，老远就能看到一街两行五彩缤纷的各种花灯，有昂首怒吼的狮子，有张牙舞爪的老虎，有引颈高歌的雄鸡，有温顺可爱的兔子，有腾云驾雾的飞龙，有憨态可掬的小狗，有活泼可爱的猴子，还有哪吒闹海、二龙戏珠、嫦娥奔月、猪八戒背媳妇等造型，现代科技声、光、电的综合利用，与传统民间工艺的巧妙结合，把城市的夜空装点得千姿百态，异彩纷呈。花灯多用竹、木、布、彩纸扎成，龙灯最讲究，一般用黄、青、白、赤、黑五色，代表金、木、水、火、土。总之，不管是人物走兽，还是花鸟虫鱼、奇花异草等造型，各个活灵

活现，栩栩如生，场面壮观，身临其境，仿佛“天上人间”，使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更有趣的是，好多花灯上都贴着一个写有谜语的小纸条，你若猜出谜底，还能得到一个小礼物呢。记得最清楚，那次父亲把我带到一个“孔雀开屏”的花灯前，指着“一个孩子真俊俏，衣服穿了五六套，怀中金珠粒粒藏，头上戴着红缨帽”的谜语让我猜，我一口说出那个谜底是“玉米”，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等到旁边的工作人员确认后，奖励了我一本小人书《铁道游击队》，高兴得父亲把我领到一家小饭店专门要了一大碗汤圆让我“补补脑”。我吃着，他看着我，我们父子俩谁也不多话，眼里满是幸福的笑。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看看吧，在闹市不远的河边上，有一群吹口哨和大声呼叫的年轻人，他们在放烟花。一会儿是个“两响炮”，一会儿是个“老鳖围窝”，一会儿是个“天女散花”，一会儿是个“炮打月明”，有些烟花带着惊人的响声从耳边呼啸而过，直冲天，等大家抬眼望去，夜空深处，突然响起的一声，好像炸开一个窟窿，一团球状火光蓦然迸发，瞬间金光璀璨，绽出五彩缤纷的星云，一束一束，流星雨般拖着绚丽的尾巴簌簌飘落，满天下坠，似空中钻石，似一帘萤火，也似天幕锦绣，或滑落，或流窜，或漫溢，或洋洋洒洒，或时隐时现，如梦如幻，令人眼花缭乱。

大家跑着喊着，似乎要把一年来的憋屈都释放出来，把一年的喜悦都迸发出来，把一年的疲惫都赶开，把一年来攒的劲儿都使出来。“多好的烟花啊，让生命在空中尽情欢腾后慢慢消失，虽然很短，却有声有色，留下最美的痕迹！”欢潮随着烟花的升降而起起伏伏，直到

人们闹腾得声嘶力竭，还挥拳晃动着。也有一些反应迟缓的人，等看到光彩或听到声响，满身臭汗跑到地方，人群开始散去，烟花已经结束了。

听母亲说，过去乡下的元宵节还有“躲灯”的习俗。在老家，新嫁出去的闺女必须第一年回娘家过节，可在正月十四回，住到正月十九再到婆家去，第二年年要在婆家过节，第三年仍回娘家过节，这叫“三年两头躲，中间守空房”。还有元宵节前，娘家要送花灯给新嫁女儿家，或一般亲友送给新婚不育之家，以求添丁吉兆，因为“灯”与“丁”谐音嘛。

关于元宵节的来历，历史上传说较多，各地不一。传说三官神（即天官、地官、水官），欣赏人间烟火。正月十五这天，三官一同从天而降，“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世人纷纷张灯结彩三官下凡赐福，于是在民间形成了闹元宵的风俗。传说也好，民俗也罢，只要能给世界带来光和热，只要能给人间带来吉祥和喜庆，我们何必在乎它是“从天而降”还是“土生土长”呢？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如今的乡下过年，孩子们除了拿着手机抢红包、发微信和被“有车友”父母带到景点人挤人、人看人外，甚至连热闹的春晚都不在乎了。夜晚的小路上，时不时会遇到几个扶掖的醉汉和一些疯狂追逐的猫狗，偶尔身边还会“嘭”的一声，从那些冒着残烟未来得及清运的垃圾堆里传出火炮的脆响，吓得不禁打激灵，使本来踉踉跄跄的步伐一下子稳定了许多，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炮硝烟味和酒气。

盼来等去，年就那样轰轰烈烈，又悄然而去。“亲戚走到十七八，没有豆腐也没渣”。元宵一过，就算年过完了，人们该干啥干啥，开始了新一年的劳作，可是我的心还在那遥远的年味里。

月圆 (组诗)

旬阳 姜华

月圆

期待今晚都在天上，世俗烟火里摇晃的瓷瓶叮当作响。一个人站在月光下祈祷，影子落在玉盘里。全世的期待都是圆的甜且腻。有人吐出了果核今夜我翻遍了所有内存，找不到一个借口说破。月光下的风微寒、朦胧，幸福和苦难互生现在我把往事一件件掀翻，一朵云悄悄走过来，彩绘了现场还有一些人，仍在乘着月色赶路。或离开故土或返回人间这一生中，已有太多时光被我挥霍。许多影子在月光下变成了句号。或被省略一个地名，在异乡的月光下流泪泪水都是甜的

在外省

今晚的月亮，行走在异乡两千公里距离，在地图上几乎可以忽略。坐在外省的月光下我也有李白诗中的忧伤汤圆大多是甜的，寓意也好有一个抱着我，哭了白银一样的月光下。我发现一些模糊的身影，在来回走动我熟悉他们的方言、手势和习惯，却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月色像水流一样漫过来谁在映我的乳名立春之后的风，仍有一些凉意

我带着儿子把一碗汤圆放在写有父母名讳的灰圈前那些仍在冒着热气的汤圆散发出父母陈年的体香。忧伤如一朵漫上脚面的莲花

元宵

一碗元宵，把春天的暖意逐一灌进身体。妻子在厨房模仿娘的背影和手势，声音露出了破绽现在，碗里只剩下汤了，如娘不在的日子。多少年来，我的生活寂寞、忧伤、清汤寡水五仁元宵亦然有味，糯甜可口却再也吃不出娘的体温它们快乐地挤在一起却不明白，一个中年男人的孤独有多深

说月光

我知道你一直在夜间赶路，每个月都努力圆一次。这是在天堂而人间，仍在修补我这一生都在奔波，期待有个圆满。可是，月光落在你身上时都碎了。像故人的脸请原谅。我始终捧不住月光有时她是水中一张照片，有时是一个汤圆，被我咬出泪水今晚月亮又圆又白，而我的人生已坠入下弦，盈亏相生呈现给人间转述之美



松鹤图

陈荣临作

瀛湖

第 1384 期

龙年「闹」元宵

汉阴 陈绪伟

如今用“温馨”来形容春节景象，是恰如其分的。而龙年的到来，又增加了精神的活力与热情。尤其是大年三十，奔东走西的人都赶回来；门上挂灯笼，楹边贴春联，剪粘龙窗花，送孩龙玩具；然后一家人团团围圆一桌，老少皆喜的场景，令人终生难忘。

到了正月十五，又呈现一个欢天喜地、妙趣盎然的看龙灯、猜谜语、耍狮子、玩龙船、摆龙舞、唱花鼓、吃元宵这“闹”的情景。元宵“闹”的过程，栩栩如生地展现出“艺美”、开心、情趣、爽朗的“龙文化”之美之感。

我的家乡汉阴，至今还流传一首脍炙人口的童谣：“龙年到，真热闹，穿新衣，放鞭炮；唱花鼓，耍龙套，亮彩灯，闹元宵；小孩乐，大人笑，吃出一个龙元宝，健康发财天天好……”现在的农村，无论屋里电视、电脑、手机样样普及，但这些现代化手段，却关不住孩子们的天性。因为山村空旷，散居在坡坡梁梁的农户，大红灯笼星罗棋布，红彤彤了整个村庄；在院坝、空地里、河沟旁点烟花，放鞭炮，可以无拘无束地点，开心尽情地放，没人限制和干扰。尤其是到了十五晚上，孩子们在火把与龙灯的指引下，三五成群地高唱着白天刚刚学熟的童谣，满村满院地跑动，嘴里还不停诵着“元宵节，闹花灯，大人小孩都欢腾。村里院里明朗朗，家家户户亮龙灯……”这银铃般的嗓音，在乡村上空久久回荡；这纯真朴实的童谣，在脑海里永远留存。

龙年汉阴山城，在元宵之夜，盛有青年男女那悠然神会的浪漫。正如家喻户晓的《元宵情歌》：“山城爆竹连宵响，汉江明月庆呈祥；百鸟朝凤凤求凰，龙凤呈祥喜洋洋。凤舞南麓迎朝晖，龙腾北岗比翼双；元宵花灯携同心，百年好合创辉煌。”这“郎才女貌天作美，洞房花烛喜成双”之婚俗在汉阴元宵之夜，成为“龙凤呈祥”的最佳美景。

此次走进龙岗阁公园，漫步河滨健康主题公园，行步文化艺术中心广场、凤凰休闲广场，再踏入北城街桂花大道，你会感觉更有唐诗《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的景象和韵味。龙年元宵一个圆月夜，发生过多少灯下相识、园中相吻、闹闹相许的两情故事，这更是一个浪漫情致的“龙凤和鸣”元宵之夜的“闹”。

龙亲浓情元宵，在于万家灯火那热乎乎甜美的汤圆，让人齿颊留香。元宵之夜，小孩们会把该放的炮一点一点，玩龙灯、耍狮子、踩高跷，会在深夜子时全部收场歇灯，等到闹花灯、看焰火这些热闹场景人尽散去后，才会回家来品尝元宵第一道甜甜蜜蜜的美食——糯米汤圆。传统习俗的元宵夜吃汤圆，寓意阖家团圆幸福，生活甜蜜美满。一家人围在一起做汤圆，不仅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而且完全可以与除夕之夜相媲美。

做汤圆，汉阴人很讲究：糯米要选黄土向阳稻田的米，泡糯米要用山泉水，捣糯米粉要用手工石磨，做汤圆馅选用红糖、黑芝麻面、捣碎的核桃仁等原料拌匀放在大碗里备用，同时还要拿些硬币在开水里浸泡洗净后，也作“馅”用。包汤圆的过程也像包饺子，但不用擀面杖，湿糯米粉黏性极强，用手揪一小团湿面，挤压成圆形状，用手指按下一个小窝，再用筷子挑一糖馅放在糯米团窝中，再用双手收口，均匀转搓密合，做好的汤圆表面光滑发亮。然后烧开水，把汤圆一下下到沸腾的锅里，等到汤圆似一群白鹅浮在水面，再点两次冷水再烧开后，汤圆就熟好了。轻轻咬开外皮，那油而不腻、红润香甜的馅，顿时溢流唇齿之间，满屋香气飘散，若吃到有硬币的汤圆，那就是福到之年，幸运弥漫全家。而家乡龙年元宵节，还有特别风俗，唯一要做四个龙形元宵，以此祭拜四海龙神，保佑平安健康、风调雨顺。

龙灯闪月明，鸡鸣报春晓，元宵节气的妩媚让人迷醉。山城家乡：“龙腾两川饮琼琼，凤舞三山避天庭；呈瑞霞彩追日月，祥霭披风兆汉阴。”（《龙凤呈祥》藏头诗）但我也深深明白，“闹”过了龙年元宵，游子又要纷纷外出，打工者又要离开亲人，去奔一个自己理想的“龙腾虎跃”之前程。

元宵随想

平利 王娅莉

元宵节既是让人盼望的，又不希冀的。这一天可以玩得最热闹，但这一天过了，孩子要上学，大人要工作，一年的紧张又从此开始了。它是一个终止符，又是一个新起点。闹腾欢嚷之中，含着一点曲终人散的怅然，寄托一点来年的希望。不妨此时纵情欢乐，不妨此时悄然寂寞，也不妨此时擦掌摩拳。

这一天，几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诗意的狂欢里。四面八方的人涌向广场，一本正经的人穿起戏服，文静端庄的人大呼小叫，小心翼翼的人手舞足蹈。在越来越多的虚拟空间里，越来越隔离的现代社里，元宵节把人们的关系重新拉近，人们面对面聚在一起，参加同一个活动，谈着同一个话题。衣服贴着衣服，发丝拂着发丝，空气中飘荡着同类的气息，传播着同一种的声音，家庭重新组成社会模型中的最小单位，亲戚之间重新联系紧密。你会突然发现，人聚在一起是有温度的。你步入了一个很大的网络群体，但依然需要这种场景的真实感。需要哭、笑，需要交谈和倾听，表情的生动、语言的丰富，都是能触摸到的。好像一条大江把彼此分离的小溪聚在一起，个人的欢乐融入集体的欢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欢乐是相互感染的。广场的秧歌响起来了，红绸子、绿绸子舞起来了，十大县的彩船划过来了，各乡镇的媒婆扇子摇起来了。卖糖糕的、卖风筝的、卖猫兔的，蹲在广场边，一天少说也有百十来块。卖花灯的，各色灯笼飘在广场边，也飘在人们心里，新的一年，总要有个新的设想。

元宵节是有黏合作用的，像一个个圆溜溜的汤圆，黏合了芝麻和糯米，元宵节黏合每个人的内心，也黏合集体的精神。传统节日以创造欢乐的方式平衡人的心理，和谐在释放后飘荡出来，一切都在节日过后正常运转。桃花始，仓庚鸣，鹰化为鸟，然后可以春耕、秋收、冬藏。人们从春节的懒散放纵中走出来，重新规划自己，让春天变得更加饱满。

浪漫生于元宵。最脍炙人口的是欧阳修的《元宵》，“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灯海中的偶然相逢，一夕欢乐后的永远别离，火树银花、人潮如鲫的背景中，衬托出两人的相知，如流星般稍纵即逝的短暂恋情，因为有了花灯的璀璨而恒久。

怨怼也生于元宵。《红楼梦》中的癫僧唱到“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渐凋。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原名甄英莲的香菱即在元宵佳节后失踪，多次被拐卖，从掌上明珠沦为贾府丫鬟，命运无常，应了后文“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毋庸空谈，而是目睹繁华，明了繁华的转瞬即逝，在洞察真相中，多一点思考。

王小波说“若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生命逃去如飞，欢乐当趁良宵。喜欢《隋书·柳或传》中对元宵节的描写“高棚跨路，广幕凌云，炫服靓装，车马填衢，看舞肆肆，丝竹繁会”，家住金州广场，便时常常见到这热闹，各村镇的乡绅从四处聚来，全市的俊男靓女围观于此，使人感受到生命的活脱和力量。锣鼓声响起来的时候，一城的人都伸长了脖子去听，夜晚的烟花绽放，一城的人都仰头去看。

“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月与灯，灯与江水，江水与两岸青山，合为永恒的热闹，月下携灯，江畔散步的一家人，是一个小城的风光。明了无常与有恒，明了繁华与宁静，此时生命，最为圆满。

元宵圆

宁陕 邓小鹏

写下文章题目时，刚参加完姐姐婆婆的葬礼，看着泪眼婆娑的姐姐一家，想着侄女那句：“我再也不吃不上奶妈包的汤圆了。”我的心不由地一颤，元宵节本应是一家团圆的日子，此时却天各一方，时间仿佛又回到了多年前。

那时正月十五的早晨，汤圆一定是我家的主场。家人围坐吃汤圆，寓意来年必是红红火火的吉祥团圆，这是父母饭桌上最爱唠叨的话语。自家石磨磨的汤圆粉，大竹匾装了在阳光下晾晒，不时拿筷子拨弄，每一撮粉都透着阳光的味道。清晨照例是母亲最早起床，清院子生火做饭后，往灶洞里填柴，全家起床时火盆里就有旺旺的火燃起来。

吃汤圆时，每人碗里都是吉祥数字，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谷丰登，六六大顺，母亲包的汤圆太结实了，往往吃到四季平安便再也吃

不下去了，煮好的汤圆里总会放一勺蜂蜜，父亲说这样既好吃还帮助消化，吃完汤圆每人再喝一碗汤，一整天就这样暖洋洋而甜蜜蜜的开始。

那时我最不喜欢这样甜腻的吃食，可元宵节吃汤圆却是无法绕开的传统。每年随父亲回老家祭祖，乡亲们的招待都少不了汤圆。抓一把麦草填进灶洞，风箱呼呼地扯起来，火苗舔舐着铁锅，袅袅的氤氲中，乒乓球样的汤圆在铁锅里浮浮沉沉，空气中弥漫着麦草与甜酒香味。

端着粗瓷大碗，看着那一个个笨拙的玉球，让我每走一家都在琢磨着如何推辞逃脱。一次自作聪明的翻过人家院子的矮墙，却在护院狗的狂吠追击下四处逃窜，田野、牌楼、瓦屋顶在前方不停晃动，惊魂未定时遇到一位中年妇女，用乡音唤我：“我送你回去。”愣愣之时，她已牵着我绕过一个堆堆麦草，来到父母所在的院落，而后招呼他们去家里坐。那一刻我在惊悸中完成了对故乡的认知，这汤圆或许就是奔赴故乡的船票。

小时候，父亲牵着我走在老家的大街小巷游逛，看各式花灯，装扮俏俏怪异的社火，漫天绽

放的烟花，听父亲讲老家的旧事。碰到喜爱的手工龙灯，脚步便挪不开了，直到一手提着灯，一手被父亲温暖的大手牵着，欢快地奔向巷子尽头的舅舅家。很多年了，老家村庄纵横的阡陌，袅袅的炊烟，甜酒汤圆的味道，仿佛就住在了心底，恍惚间就明白了父母当年教我们包汤圆的苦衷，或许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延续着我们对老家的记忆。

那些年的元宵节，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埋怨清晨漫长的等待，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及要是现有的汤圆买多好，可父母却说现做的汤圆才好吃。我虽不喜欢吃煮汤圆，但每每炸元宵，却等不及端上桌便一抢而空。那元宵经过油的沐浴，色泽金黄，外酥里糯，吃一口便回味无穷，以至于父母不停歇地忙活，好半天也轮不到自己享用，现在想来我们那时是多么地不懂事。

如今，父亲已走了很多年，母亲也日渐衰老，生活条件日趋向好，物质愈来愈丰富，小吃摊、超市给予我们丰富快捷的选择。各种品牌、各种味道的汤圆，让我们的味蕾有了全新的体验，但记忆里的那些味道并未远去，随着一年又一年的元宵节而源远流长。